



淳于汾著

參差集

新社會文藝叢書之八



作者簡介

淳于汾，原名黃永恩，祖籍廣東番禺，一九二九年在新加坡出生，畢業於新加坡師資訓練學院文憑班和義安學院中文系，現任政府華文中學教師。有二十年的寫作歷史，發表了相當數量的新詩，年來致力於諷刺詩的創作，頗受文藝界重視。「參差集」是作者出版的第一本書，也是第一本出現在馬華文壇的諷刺詩集。



参差集

淳于汾著

詩集

新社文藝叢書之八

新社文藝編委會主編

教育出版社印行

一九七〇年九月

新加坡

目 錄

- 1 ■ 序
- 3 ■ 只不過用一個問號
- 6 ■ 嘆語
- 8 ■ 風景詩序
- 10 ■ 沒有・無以
- 11 ■ 化腐朽爲神奇
- 14 ■ 輓鍾祺
- 15 ■ 悼宋人
- 17 ■ 獻給拖着破車的老牛
- 19 ■ 大導演的話
- 22 ■ 爲了文憑
- 24 ■ 人生是個大賭場
- 27 ■ 夜長夢更長
- 28 ■ 畢業吟
 - 畢業像
 - 文憑

- 30 ■ 歌頌你們，看車童
- 32 ■ 流落在異邦太淒涼
- 35 ■ 「無意思」街風情畫
- 38 ■ 敬禮，乜童！
- 40 ■ 除非
- 41 ■ 忘掉他
- 42 ■ 別再錯喝河裏的水
- 44 ■ 第七號病房
- 47 ■ 這不算荒唐
- 49 ■ 登高
- 51 ■ 葡萄架下
- 53 ■ 前天・昨天・今天
- 55 ■ 「這個」，「那個」
- 57 ■ 啞嗓子唱高調
- 59 ■ 迎狗年
- 60 ■ 我們希望天天是元旦

斷章集 ■ 64



- 有 朝
- 不 仁
- 接 班
- 解 嘲
- 時 勢
- 甘 來
- 恍 然
- 彼 此
- 依 依
- 抓 放
- 睥 睨
- 執 着
- 擲 筆
- 飄 翔
- 切 磋

72 ■ 斷章集

- 善 變
- 時 機
- 用 心
- 高 手
- 期 待
- 不 知
- 狼 狽
- 雲 水
- 蜻 蜓
- 迷 你
- 椰 樹
- 脫 胎
- 蚊 子
- 老 饕
- 不 敏



79 ■ 斷章集

• 臨 下

• 顧 影

• 原 形

• 難 遺

• 壽 者

• 無 恐

• 有 種

• 通 人

• 非 訛

• 雷 鳴

• 烈 士

• 使 者

86 ■ 參差集 • 坎坷路

——後 記

序

某君填寫某種表格時，在「職業」項下填上「詩人」字樣，發出表格的人，建議把它改爲「作家」。某君抗議、爭論。他說：「我不寫其他東西，而他們也缺乏我那種氣質。」最後，他勉強同意當作家。

這則故事說明了兩點：

一、詩人並非官訂職業，事實上，寫詩僅可「自娛」，不足「爲生」；

二、有些詩人，你批評他的詩不行，他也許不生氣，假使你說他缺乏詩人氣質，他非和你拚命不可。

一個地方，如果連職業作家都少見，那兒去找「職業詩人」？於是乎，詩壇荒蕪，自不足爲怪；但是，幸而也有人在他自己的一方小小園地上埋首耕耘，也自開花結果。一向未聞以詩人自居的淳于汾，持詩一束示我，着實令人興奮。

看來，他非但寫詩很勤，而且在嘗試朝一個新的方向走。他所致力的是「諷刺詩」。在拜讀之餘，我的感覺是：他磨尖他的筆鋒，以詩句作諧畫，筆觸靈活，線條簡鍊，嘲人亦自嘲。

一般說來，愈是後期的愈好，越是短的越够神氣。

從六六年起，可以順序看到作者作風的逐漸改變。在早期，鋪叙的痕跡較為明顯，線條也較為繁複；到後期，作者傾向於印象濃縮的寫法，用筆更經濟，線條更簡單，也因此更富神韻。

另一方面，作者繼續對題材以及處理作種種新的嘗試，開拓新的領域；他的收穫和他的努力是相稱的。

李嘉圖



(一九七〇年)

只不過用一個問號

不知是誰作的孽

弄來了一套

標點符號

白話已暢所欲言

有人偏要

徒增煩惱

文章附加

這些累贅

已屬費時傷腦

新詩用上了它們

那真真是

不够時髦

其實

句子縱然太長

也犯不着



添頓點逗號

解決辦法有的是

低低高高

多分幾行

這是形式的技巧

千萬要杜絕

感歎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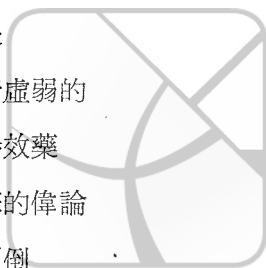
那只是

感情虛弱的

特效藥

大主筆的偉論

我最傾倒



遇上問句怎麼搞？

噢

這無所謂

物以稀為貴

何況一首詩

只不過用

一個問號

六七年六月



嚙 語

你有特製的尺，
我有獨創的斗，
他有與眾不同的磅；
於是，詩壇變成了喧囂的市場。

邢邵揶揄魏收剽竊任昉，
伯起反譏子才抄襲休文。
別人的偉構是堪覆醬瓿，
自己的隻字也敝帚自珍。

叱抽象的話如夢囈，
詆淺近的味同嚼蠟。
讀了幾本旅行指南便誇說識途，
卻不知：條條大路都通向羅馬！

更使人忍俊不禁的是——
學步的小娃兒也不自量：

笑老婆婆的嘴裏沒有牙齒，
笑老公公走路要拄着拐杖。

演丑角的倡優也爭着上「開麥拉」，
爲的是：博一個「伶影雙絕」好名堂！
嘔幾滴墨水就自詡是詩壇泰斗，
難怪高喊「夜夜野」的狂人成了一代歌王！

六六年十月



風景詩序

信筆塗了十來篇文章，
再經歷好幾手的潤飾竄點；
「雲南園」是一幅金字招牌，
識相的編輯不看僧面也得看佛臉！

然後將舊稿剪拚成新詩，
誰又那麼缺德翻我的舊帳？
請拏起算盤爲我撥一下——
兩百個散句有多少首十六行？

誰說新詩的前途渺茫？
那是懶蟲睜着眼睛說夢話！
別人雞零狗碎也入詩，
可忘了我們的國土處處有風景畫。

於是，風景畫成了續命符，
我經常在書攤東挑西選；

旅遊散記蒐集了一大籬——

要山要水，要辭要句：左右逢源。

詩意較淡的才用得着押韻，

加上標點符號便不合時代；

名家的理論與創作準沒差錯

——下筆填詩時我總耿耿於懷。

從此，我和繆司結了不解之緣，

何時緣盡我無法預期；

只要國家的建設一日不停頓——

人造風景也够我出上好幾本詩集！

六七年三月

沒有。無以

沒有月亮，

無以表我陰柔。

沒有太陽，

無以表我陽剛。

沒有反覆引申，

無以起我靈感；

假如真有這麼一天，

我只好擱筆，

永別詩壇！

六九年五月二日

化腐朽爲神奇

——某「雕塑家」的話

這是一個浪費的世界，
文明教人類學會了暴殄天物；
——讓我帶你到垃圾場去瞧瞧：
那件被扔掉的東西不是祇用一度？

參觀了阿毛的學校圖工展覽會，
天縱的我立刻就能舉一反三：
車票、蛋殼加上膠水、顏色便可以陳列，
垃圾場的藝術資料豈不是取之不完？

於是，我們一家總動員，
背了麻袋，推着手車去拾荒：
飯鍋、漆罐、鋼絲固然是基本獵物，
牙膏蓋、爛鐵釘也有它們的用場。

回來問傢俬店要殘餘的木頭竹屑，

再向瓷器舖討打碎的碗碟盃盤。
拏阿寶的積木、七巧板來參攷——
現代派的詩、畫賜給我無限的靈感。

我們的家庭最團結，
藝術的工作也大夥兒來幹：
拚湊鑲框只能由我自個兒負責，
打釘髹漆可以叫老婆孩子分担。

當然，設計拚湊愈離譜愈好，
那個成名的藝術大師不標新立異？
不叫「死的誘惑」就叫「夢底旋律」吧，
——要標高價，題名總得富有詩意。

聯合展覽自己要佔相當的數量；
牡丹雖是國色也得綠葉來襯托：
同聚一堂的高手不怕太多，
我只怕顧客走了眼——不識好貨。

識貨的顧客做夢也絕不會想到：

買回去的是他自己拋棄的東西；

神仙點鐵成金是易如反掌——

我啊，我會「化腐朽爲神奇」！

六七年五月



輓 鍾 祺

你曾緊咬牙關，

接受明槍暗箭；

你曾抖擻精神，

強冒風風雨雨。

然而，

方寸地終究是方寸地：

太多的重壓，

就是巨人也承當不起！

一團烈火，

焚去了功名利祿；

一團烈火，

化解了恩恩怨怨：

不要再執着——

更不須留下舍利子！

一九七〇年八月廿三日送殯後

悼 宋 人

少不更事，

就教人別自尋短見，

——或許你不解人生悲苦；

年逾不惑，

却走上了「自殺港」，

還說是「最快樂的道路」。

抗日被捕，

究竟有沒有榮獲封贈，

或是領到英勇的勳章？

只知你

身後僅剩三塊錢，

加上一張友好的名單。

舞台上，

你萬語千言；

在家裏，

你却把話和淚嚥。

你能編能導也能演，

却掙不脫身上被牽着的線！

六九年四月廿五日



獻給拖着破車的老牛

——看「兒童文藝之夜」後

一個偶然的機緣，
九顆種籽在這園地被扔下；
也許扔的人只是爲了好玩兒，
可不管長出來的是果是瓜。

壅幾杯土，澆幾瓢水，
幹完了這些已够他累；
難道你們不感激涕零——
還要他拔草、除蟲和施肥？

是聰明人當然不會再熬下去，
誰教你們不一夜裏就發芽長大？
算你們僥倖，算你們幸福，
來了個專找苦吃的傻瓜。

爲了異日的多姿多采，

他撒下了新種一把又一把；
在日晒雨淋下細心栽培，
可不讓這園地雜有罌粟或大麻。

如拖着破車的老牛，
默受着詬罵和鞭影；
不怕深谷，專挑險道，
他永遠是「知難而進」！

一千五百多個日子的辛勞，
總算有了應得的代價：
今天，有誰不欣賞滿園的姹紫嫣紅？
有誰不誇讚遍地的蔬菜果瓜？

六九年十月廿四日

大導演的話

我有頭腦，有眼光，也有經驗；
我是名滿天下的大導演；
攝影、錄音、剪輯、沖印樣樣行，
可就是缺乏資本——製不了片。

誰曾見過發光的珍珠被埋沒？
賞財雄厚的老闆忙着找我去斟酌：
以最低的成本拍迎人胃口的片子，
藝術水平等多賺點兒錢再說。

選幾個票房記錄最高的外國片，
東剽西竊教人認不出誰是爹娘；
做生意要講究穩紮穩打，
創作這東西的風險太大！

編劇須趕工迅速，稿費廉宜；
全片殺青可不能超過一個月；

演員最好來自訓練班，
還要訂明不惜暴露和流血。

別人獨沽一味已聚財百萬，
來一套雜會豈不是龍鱗刮不完？
義薄雲天的關羽可以稱神道聖，
逍遙世外的莊周何妨做武俠之王？

於是，莊周他精通劍術與遁形，
用拂塵傳道，用念珠誦經；
然後，來個情節大轉變：
遠離導致久曠，淫蕩取代堅貞。

香艷絕倫的特寫鏡頭可別漏拍：
緊咬紅唇是受不了性的苦熬；
加上一雙寶貝的徒弟朝夕做愛，
還有引線的金針，瓦上的叫春貓。

你要愛情，來了風流倜儻的王孫；
你要打鬥，有墮崖慘死的齊軒；

你要恐怖，桐棺裏爬出了幽靈；
你要刺激，有披髮瘋狂的姒瑾。

他騰挪飛天的本領可不能再用了，
要慢步追逐才够她時間去上吊；
如果劇情處處得符合邏輯，
請問這幾十呎菲林如何報銷？

要使觀眾一看再看，終身不忘，
結尾就得賺人熱淚，盪氣迴腸；
因此，勘破生死的莊周也叫他動了情，
在山巔偃屍高啼：姒瑾啊，姒瑾……

一九七〇年四月

爲了文憑

爲求一紙文憑，
添上了許多煩惱：
有物質的負荷，
有精神的困擾。

累積的卷子猶未清還，
新的功課又如山壓到；
學院大致和學校攷期碰個正着，
無情的教授又限令作業得按時繳交！

空着肚子也得及時趕到課堂「畫卯」，
教下午班的只能怪自己命運不好；
雖說求學是由自己負責，
但大名公佈無異是示衆斬腰！

精闢的啓導可遇而不可求，
荒謬的理論啃得你憤火中燒；

種種的苦痛都得噙着淚忍受——

爲了手執文憑時的一絲微笑！

六六年八月



人生是個大賭場

多謝積德的教育家發明了選擇題，
免去了我們焚膏繼晷的艱難；
幾個數字何須多假思索？
叨天之寵，我們又過了這一關。

繁複的中學課業雖然窮於應付，
不過，多玩它一年也絕無影响；
應該爲淘汰而着急的時候到了，
可幸又逢到幾位老師易於商量。

與人方便的也方便了自己——
深明事理的老師我們最擁護；
遇上鐵面無情的怎麼辦？
一封匿名信準鬧得他天翻地覆！

應付華文有的是語譯本；
交數理作業可隨時翻版；

英文老師的話一句都不能放過
——交際應酬總會派上用場。

流行歌曲別忘了及時學習——
夜總會是文娛活動的好地方；
參加「爬地」就得會跳阿哥哥——
舞廳無異是我們的課外運動場。

手頭寬裕就到酒吧去消遣：
買一個酩酊，買一頁荒唐；
經濟緊縮便找異性來閒聊：
大套的理想計劃——信口編纂。

別訕笑我是痴人說夢——
誰敢保自己的理想計劃不走樣？
不成鉅富當然走上窮途——
人生原來就是個大賭場！

畢業攷試既是另一次的下注，
何必爲了它錯過享樂的時光？

幸而掣到文憑便用作謀職的敲門磚；
落第嘛大不了躺在家裏望天花板！

六七年四月



夜長夢更長

批卷真糊塗，
電腦拆爛污：
攷八場，全垮光，
遠洋成幻想。

重著舊時服，
再讀去年書：
細思量，淚滿眶，
夜長夢更長！



七〇年三月

畢業吟

一、畢業像

以廉價的
像片，
換絢爛的
韶光；
何必掛起？
難堪你的微笑
慘然。

二、文憑

走投無路，
也不會將你
典押，
因為你
無價。
難道不值得
珍惜？——

有人曾爲你
拚却名譽，
孤注一擲！

一九七〇年八月



歌頌你們，看車童

世界史曾說：有太陽的區域就有英國旗。

本國史該記下：我們有車輛就有看車童。

時間，無論白晝或黑夜；

地點，不分南北與西東。

歌頌你們——看車童！

巡邏的警察那及得上你們的殷勤，

停車場的管理員也絕不幹份外的點鐘；

你們，任是日炙雨淋——

從不對那一部車子的「照顧」放鬆！

你們的工作態度最無私，

你們索取的報酬最廉宜；

千瘡百孔的老爺車，

等於一九六七年的「馬死敵」。

派報這門行業委實太寫意，
擦鞋童的貢獻算來最卑下；
他們怎能和你們相提並論——
雖然同樣是一兩毛錢的代價。

那家保險公司肯收一兩毛錢：
保我們的車燈不神秘搬家？
保我們的車胎不無端洩氣？
又保我們的車身不被添上現代畫？

有人嗤你們行同乞丐，
有人罵你們是社會的臭蟲；
乞丐也好，臭蟲也好——
有車階級總得乖乖對你們供奉。

歌頌你們——看車童！

六六年十二月

流落在異邦太淒涼

回去吧——

流落在異邦太淒涼！

人道南洋的風光好，
更好的是：處處有黃金可淘；
賣藝的去了一個又一個，
帶回的金牌鈔票享用不了。

丈夫孩子都投了贊成票，
於是，典盡了家當置行頭；
雨夜霜晨都得苦練——
中西歌曲終於背熟了幾十首。

演唱須有個洋名和稱號，
要看起來神往，唸起來响亮：
碧姬、玲黛絞盡了腦汁來取決，
雲雀、夜鶯就像魚與熊掌。

報章雜誌爲我鋪下了道路；
當地電台果然派員來訪談；
電視節目是最好的義務廣告，
我知道眼前的觀眾有成千上萬。

我會誇這兒的人情如火；
我會讚賞榴槤和咖喱；
問起師承，就說他是聲樂家，
——天曉得它只是個電唱機。

要賺錢就不要怠惰，
唱完了大都市就趕緊跑小碼頭；
瘴風癘氣嚇不倒我，
臭蟲蚊蚋我都能忍受。

捱了兩個月，
瘦了八九磅。
誰說這兒不是文化沙漠？
六十天裏難得有一次爆場。

粗茶淡飯我不難過，
心痛的是：天殺的經理倒了帳！
原以為滿載而歸見夫婿，
怎料倒楣到險些兒見閻王！

還是回去吧——
流落在異邦太淒涼！

六七年六月



「無意思」街風情畫

感謝旅客的光臨——

不吝千金，

也不遠千里。

名勝古蹟看膩了，

讓我帶你們去

找點刺激。

別對這兒的路名

感到驚奇：

紀念殖民功臣，

有「萊佛士不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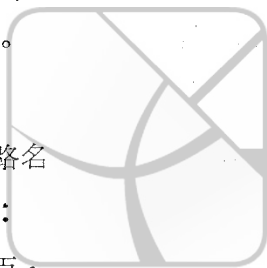
風情萬種的街道，

當然可以叫它「無意思」。

「無意思」街，

它白天沒看頭；

要欣賞，



須待夜市燈如晝。

一攤攤，

一桌桌——

夾道擺不完，

反正沒人干涉，

不妨橫在路中央。

爲了爭取外匯，

最歡迎的是洋朋友。

只要一杯在手，

他們什麼都不講究——

煎、炒、羹、燉樣樣好；

傳上了脂粉都合胃口：

不限年紀，

不分膚色，

遑論高矮和肥瘦！

我們的洋朋友

真够風趣，

現身說法

介紹西洋文化：

摟抱親嘴表演完，

就翹起屁股搖臀花。

不管天旋地轉，

不停狂歌舞蹈；

喝采的

喊啞了喉嚨，

鼓痛了掌，

笑彎了腰！



誰不說這兒的氣氛够熱鬧？

誰不讚這兒的情調真美妙？

六九年五月九日

敬禮，乩童！

敬禮，乩童！

人家向來說

你是社會蠹蟲，

誰想到今天

你會爲國建功？

你的法術無邊，

你的表演驚險：

不怕沸油烈火，

不懼尖刀利劍。

花一萬八千鈔票算什麼？

——如果換回的是

旅客六千萬；

至少也可以

向強鄰宣揚：

我們

有神靈庇祐，
我們
都勇猛剛強！

一九七〇年五月



除 非

我不貪慾，

除非天降橫財。

我不恚瞋，

除非尊嚴被損害。

我不撒謊，

除非做事荒唐。

我不報復，

除非他無力反抗。

當然你不相信我，

除非你見到

我左手持十字架，

右手捧聖經，

身在教堂。

六九年四月十八日

忘掉他

忘掉他

如甫謝曇花，

因爲他

已不再對我

說知心話。

忘掉他

如一場春夢，

因爲他

已不再受我

隨便利用。

忘掉他

如沙上遺跡，

因爲他

已遠在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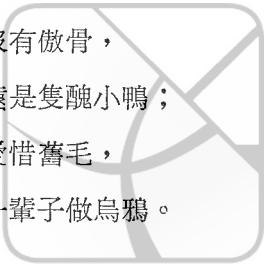
奮鬥不息！

六九年五月廿三日

別再錯喝河裏的水

謹記着千百頭惡狼在覬覦，
別再錯喝河裏的水。
猶大不准你跨入教堂半步，
因為他忘了自己出賣耶穌的罪。

如果沒有傲骨，
你永遠是隻醜小鴨；
如果愛惜舊毛，
只好一輩子做烏鴉。



離羣不是孤立，
離羣去擴大你的生活；
讓萬里風塵磨鍊，
磨鍊你成為美麗的天鵝。

不要祈求寬恕，
寬恕只是魔鬼的偽裝；

忍痛投入熊熊的烈火吧，

焚盡殘羽就是再生的鳳凰！

六九年九月十九日



第七號病房

原始的獸性，

狂奔於

輸了酒精的血液。

馬達與雷鳴

震聾了耳膜；

雨絲與燈光

織滿了擋風玻璃。

心的急躁，

加力在油門；

卻無助於

光滑而濕漉的膠輪。

世界末日

似乎結束於

一聲巨響；

天啊，爲什麼

你和我結緣在

這倒楣的時辰？

漫天散飛的螢火，

狂噴的紅光，

壓不下

雨水淋漓的清醒。

多謝好心人的電話

帶我上

手術室的床；

六個鐘頭的苦熬，

比六十年還長！

第一道晨曦

刺開了

未掩的左眼：

鏡中的陌生人

血跡與縫線如網。

問護士，

已身臥

第七號病房。

六九年十二月廿六日



這不算荒唐

香醇的白蘭地

是偏見的溶劑；

兩個極端

在這裏

縮短了距離。

霓虹燈

爲滿堂氤氳

染上

多姿多采的圖案；

樂手

緊抓着每一秒吹奏，

要將人們的神經震斷！

狂舞着

新潮，

摟抱着



嬌嬌；

你說你

錯把歡樂

當胡鬧，

我後悔

曾喊口號

要打倒！

這不算墮落，

這不算荒唐！

不要辜負良宵，

跳到天亮；

那時候，

縱然醉眼惺忪，

手足痠軟，

我還是會

挺起胸膛，

歡迎那

東昇的太陽！

七〇年一月九日

登高

大夥兒都說山頂的風景好，
我怎能獨自在湖畔逗留？
忙抓住眼前伙伴的腳跟，
央他稍等一等，給我援手。

葦路藍縷讓他們去吧，
要達目標就得先培元養氣；
待荊棘已除，棧道修竣，
我當然會勇往直前，絕不停息！

無畏於高處的煙瘴風寒，
我只朝着巍峨的峯頭；
專揀綠蔭深處的捷徑，
目光短拙的人才說我蠅營狗苟。

阻我視綫的請快點兒讓路，
不然，栽下了壑谷可與人無尤；

尾隨的也不必連聲怨咒，
誰教你們不善掌握攀爬的氣候！

沐着陽光，繚着雲彩，
我攘臂高呼在摩天的山頭；
啊，這小丘算得了什麼？
下一步我將飛上天外的星球！

七〇年一月十六日



葡 萄 架 下

葡萄熟，葡萄香；
葡萄架下，
狐狸兄弟流饞涎——
協定條約：
互不干犯，
各把本領來施展。

老大軀幹軒昂，
採擷易如反掌；
你看牠抱着肚子喊受不了，
——少說吞了一百磅。

老二矮了一個頭，
嘗到的是老大的十分三。
老三認為吃得不痛快，
牠寧可放棄已沾唇的兩三串。

老四分得老大的餘瀝，
由於牠常爲老大當馬弁；
就算是一丁點兒也好過沒有，
——那管它生澀還是腐爛。

老五跳得多高都攀不到，
只落得筋疲力竭，滿身大汗；
氣得牠頓足臭罵：

「酸咕嚕的，誰希罕！」

一九七〇年八月

前天·昨天·今天

前天，

我衝破玉籠，

高飛遠處；

我傲然說：

沒有自由，

比死更痛苦！



昨天，

我折翼歸來，

哀求原恕；

因為我

羽毛未豐滿，

經不起

風霜雨露。

今天，

我飲水啄粒，

好不舒服；

我發誓——

願終老此地，

不再他顧！

七〇年三月



「這個」，「那個」

——由「天堂奇遇」想起

不知道憑什麼，
你獲得「這個」；
於是，左一聲「恭喜」，
右一聲「祝賀」。

有了「這個」，
就想「那個」；
「這個」不值幾何，
「那個」愈聚愈多。



「這個」不是護命符，
「那個」尾隨着災禍；
於是，繳還了「這個」，
清算了「那個」。

如果時光倒流，

「那個」不多，
我問你：還敢不敢
伸出雙手接「這個」？

一九七〇年九月



啞嗓子唱高調(迎新曲)

感謝老編的厚愛，囑我

新的年頭說幾句吉祥話。

「鑼鼓」、「鞭炮」早成了濫調，

庸俗的畫筆總描不出雪月與風花。

誰喜歡給良辰大潑冷水？

誰不願在佳節善頌善禱？

無奈生就一副啞嗓子，

唱到聲嘶也無法把音調提高。

風調雨順，那個不祈求？

然而，天公是那麼的懶惰與懵懂：

一年的雨水要在一天裏下光，

只害得全國氾濫，處處哀鴻！

車水馬龍，原是繁華的好徵象：

然而，學生披星戴月已屬尋常；

車輛往往難跟徒步的人競賽，
——不論所走的路程是短是長。

言論自由，大家都有這分權利。
然而，狂妄的人動輒向你呼叫：
『爲什麼你走你的陽關道？
爲什麼不上我的獨木橋？』

教育普及，我們敢傲視東南亞。
然而，令我百思不解的是：
有人對着學堂摸不到大門；
有人卻把佔着學位混日子當作等閒事！

六七年一月

迎 狗 年

不敲鑼鼓，
不舞瑞獅，
不放鞭炮，
也不揮彩旗。

不怕你

 狺狺狂吠，

不怕你

 張牙欲噬。

來吧！

我已抓緊了拳頭

 等着你！



己酉年歲暮

我們希望天天是元旦(朗誦詩)

大地

開遍了

綠葉紅花；

天空

閃爍着

耀眼金光；

千萬個鞭炮

震天價响。

我們的島國

披上了

燦爛的新裝；

我們的島國

浸浴在

歡樂的海洋。

遠行的人，

今天

都回了家鄉，

共叙天倫；

把舊日的悲傷，

暫時遺忘。

我們

爲節日而打扮：

一個個

雍容瀟灑，

一個個

千嬌百媚；

但不是——

男的

頭髮三千丈；

女的

裙子一尺長。



我們

盡情歡笑，

歌舞今宵；
但不要
震聾耳朵的音樂，
也不要
扭斷腰肢的新潮。

我們
高喊飲勝，
舉杯共歡；
喝醉了，
就躺在
溫軟的床上；
不裝瘋作狂，
不開車子，
把生命鬧着玩兒。

我們
希望
天天是元旦：
我們的錢，

用在

放煙花、

燃鞭炮，

而不再

用錢來購買

飛機、

大炮。

七〇年二月



斷章集

有 朝

漏網的魚，

傲視漁父：

看他日

我躍登龍門，

騰雲駕霧；

而後

翻江倒海，

管教你

葬身魚腹！



不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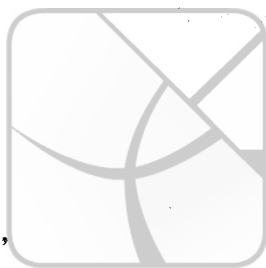
天地不仁，
以萬物爲芻狗；

同儕不仁，

叫我

翻船在陰溝，

不能獨佔鰲頭。



接 班

爲了增強力量，

把新血培養；

可是——

你們接了班，

我們怎麼辦？

解 嘲

別笑我

是井底蛙。

哲人說：

世界

聚於一沙；

天國

藏於一花。

時 勢



因為

優孟難覓，

只好

演傀儡戲；

因為

海上的風浪大，

小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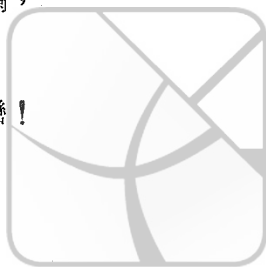
都漲了千倍價。

甘 來

苦酒喝完，
摔掉了杯；
舐痔吮癰，
也不慚愧。

看哪，
我眼前已

陽光燦爛，
身後是
千嶂萬壑！



恍 然

乍看名號响亮，
試來味道尋常；
再仰望招牌：
不錯，姓張！
差的是——

「阿瑞」寫作「阿端」！

彼此

爲了勳章，

出盡花招：

是功勞，

我包攬；

是過錯，

你承當。



依依

千央求，萬拜託：

換來了酒菜十幾桌；

算了，

別裝腔哀號，

別隔袖拭淚——

誰能忘掉你玩的那場火！

抓・放

霸王車，

放了抓，抓了放：

沒有你，

交通馬上癱瘓；

有了你，

保險公司倒帳。

睥 睨

高腳的鶴兒

在嘀嘀咕咕：

不要太熱鬧，

最好由我獨唱；

把雞兒們全宰掉，

免得伸僵了我的頸項！



執 着

別震懾於

權威的嚇唬，

走自己的路！

嫉妒的——

縱然不滅亡，

也要叫他瘋狂！

擲 筆

一年寫一篇，

笑壞了詩豪；

一天塗十首，

又說是粗製濫造！



飄 翔

紙鳶，

繫住了長綫——

任它高飛雲端，

總離不了我的手掌。

切 磋

你改我的詩，

我改你的詩；

你收我做徒弟，

我勉爲你老師。



善 變

狐狸

真會演戲：

帶着老虎，

牠大發雷霆；

披上羊皮，

牠哭哭啼啼。

時 機

曾在羅網中

哀鳴的蒼鷹，

如今，

牠又眼露兇光，

攫食小雞了！



用 心

我是個攝影家，

我的對象是

偉大的勞工；

在獵取鏡頭時，

我總得先考慮：

這一幅能否進國際沙龍？

高 手

這一羣同派的詩人，

競誇是時代的先鋒。

請他們互解詩作：

自己的

——不可說破；

同道的

——都看不懂！



期 待

舊的

已聽膩，

已看厭；

什麼時候

才有新聲音、

新面孔出現？

不 知

秋蟬牠

聲聲「知了」！

可沒說知了什麼。



狼。狼

狼搭着狼腿才能前進，
狼沒有狼也不能後退；
可是，
狼會隨時將狼出賣，
狼也在暗地裏對狼搗鬼。

雲。水

天上的雲，
瞬息萬變；
流水啊，
你何必枉自多情！



蜻 蜓

蜻蜓

帶着一身輕盈，
在碧水上
款款地隨飛隨點；
却埋怨
沒有駐足的地方。

迷 你

競尙時髦，
裙子迷你；
多窺幾眼，
說你非禮！



椰 樹

傲岸的椰樹，

向高空任情伸展——

却忘了自己

植根於海濤頻擊的沙灘！

脫 胎

蝴蝶

輕舞着多嬌的翅葉，

在花間尋夢；

花兒沒想到牠

原是個醜惡的毛蟲。



蚊 子

蚊子，

你的命運乖舛——

只怪你傳染惡疾，

不說人心本已骯髒；

只咒你嗜好吸血，

不說人連骨頭也要啃光！

老 饕

說是爲了營養，

老饕

狼吞虎嚥，

不計肚量；

他寧可嘔吐，

寧可胃潰瘍。



不 敏

出谷的黃鶯，
任你調教——
也難變學舌的鸚鵡。

臨 下

瓦片兒
卑視畫棟雕樑，
因爲它
高踞屋上。



顧 影

摔掉鏡子！

——我沒見過

這麼猙獰的妖魔；

摔掉鏡子！

否則，

別向着我！

原 形

好一個獼猴，

敏慧絕倫：

衣冠表演，

迫肖主人；

可惜尾巴就在背後，

怎樣變都離不了禽獸！



難 遺

莫道滄海曾經，

這兒清溪如鏡；

如鏡的清溪

教曾經滄海的人

也着了迷。

壽 者

與己無關

不開口；

面臨災難

儘縮頭——

所以，

烏龜享千年壽。



無 恐

小時被欺負，

我喊哥哥

爲我報仇；

如今打筆戰，

我請祖師

魯迅出頭。

有 種

一聲叱喝，

牠發抖；

掄起哨棒，

牠夾着尾奔走；

——還鼓起餘勇

狂吠：狗！狗！



通 人

他天縱無限，

一隅三反：

七十二候，

候候詩一首；

七十二行，

行行都識透。

非 誹

罵人的是狗，

罵罵人的就是人——

但他滿嘴長着象牙

——這副樣貌，

又像什麼話？



雷 鳴

揚音機前，

他說話

比誰都响亮；

然而，

一聲轟天雷，

就震破他的胆！

烈 士

飛蛾

白天不見踪影，

牠等待着夜來

追尋光明——

不惜爲豆大的燈火

犧牲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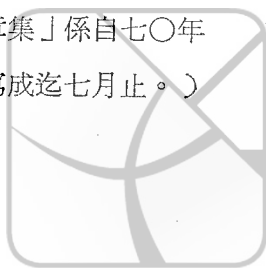


使 者

郵差

已沒有那麼可愛，
因為他
要我付償的債，
像排山倒海！

（按：「斷章集」係自七〇年
五月起陸續寫成迄七月止。）



參差集·坎坷路

後 記

我的啓蒙教育在私塾。當時，所讀古書，業師輒令背誦：周誥殷盤，固然佶屈聱牙，令我痛心疾首；但是，詩詞賦頌，音韻諧和，却使我吟哦不疲。其後，接觸新文藝，我最愛讀的就是新詩。

我開始寫詩在一九四八年，間接給我鼓勵最大的是現已作古的張瘦石老師。我的第一篇習作「北風頌」就是他命題的作文。一般說來，以詩交卷是不易討好的；然而，時局的急變和靈感的刺激叫我作大胆的嘗試，於是，我追蹤北風的足跡畫出北國的烽火與南方的孤鴻，全詩數十行，一韻到底。絕沒想到，評列甲中，成績之高，是我求學以來所僅見。在友人的慫恿下，我把這首處女作發表在當時由林秀主編而水準頗高的「學生月刊」上；從此，我踏上了新詩的道路。慚愧的是，我並沒有昂首馳騁，一往直前；我祇是邁方步兒，時走時歇。到五七年，也許是無人作伴，也許是環境使然，我向詩壇告了長假。

六六年八月，詩人鍾祺（已故）與杜紅、周燦、李霖、柳北岸等創辦「新詩月報」，邀我打打邊鼓；盛情難却，遂重爲馮婦，每期弄斧一篇，以作補白之用。可惜後來經援不繼，詩歌無價，「新詩月報」於六七年九月後停

了刊。臨終一期，我蝸務纏身，竟連「隨侍在側」的機會也沒有！

去年四月，承「新生代」（民報副刊）編者謝克兄不棄，向我索稿；慵懶的我，於焉又抖擻精神，揮舞鋤頭，耕耘本已打算廢置的小園地。

今年初，新社理事會改組，文藝主任一職，由孟毅兄繼承；在謝、孟二兄的鼓勵與協助下，我把這幾年來的篇什都爲一冊付梓，名曰「參差集」；非望成家，實乃聊盡搖旂之責。

本書特點有三：（一）以「新」始，以「新」終。按時間次序，所作不外發表於「新詩月報」、「新社文藝」、「新生代」、「新加坡廣播電台」（詩歌節目）及「新風」（新明日報副刊），結集而列爲「新社文藝叢書」之一；（二）僅收一九六六年到現在的作品，五七年以前的不取，原因是：過去剪存的詩篇已散失殆盡，蒐集費時，且多屬感時傷別，愛上層樓之作，即使發現，付之丙丁可也；（三）據一般人說，這本集子的不像話的東西都是「諷刺詩」，其實，我只覺得它們有異於吟風弄月的玩意兒就是了，是否符合「諷刺詩」所應有的條件我是不遑計較的，如果自己強爲詮釋以求「實至名歸」，那是最愚笨不過的事。

序由文藝界先進李嘉圖（鍾文苓）先生惠賜，全書編次及題名，亦賴先生指點甚多，謹此致以衷心謝意。

淳于汾

（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

新 社 文 藝 叢 書

第一集（共十冊）

- | | |
|----------------|-------|
| ■再見惠蘭的時候(小說集) | 孟 毅 著 |
| ■星之島(詩集) | 苗 芒 著 |
| ■讀詩寫詩談詩(詩論) | 周 燦 著 |
| ■黎明之前(劇本) | 鍾 祺 著 |
| ■人畜之間(小說集) | 苗 秀 著 |
| ■瓜棚豈架(散文集) | 傑 倫 著 |
| ■趙戎文藝論文集(文藝評論) | 趙 戎 著 |
| ■參差集(詩集) | 淳于汾著 |
| ■新詩雜話(詩論) | 林 瓊 著 |
| ■激流的歌(散文集) | 林源河著 |

新社文藝編委會主編
教育出版社印行

內容介紹

作者淳于汾是一個富有理想卻又經常腳踏實地的人；他有詩人的熱情，同時又具備批評家的冷酷、不偏和敏銳；他非常忠於他的工作，然而他會毫不猶豫地參加和領導一個抗議的行列。

他寫過抒情詩，然後很快的便轉變而把握一個更適宜於表達他的思想、感受和批評的媒介——諷刺詩。他跳出幻想的牢籠，從廣大的社會人生和他熟悉的圈子中找材料。他批評和諷刺的對象，從特殊的逐漸歸納為典型的；他寫作的方法從漫天花雨的縱放，逐漸收斂為真正的 *Epigram*，印象濃縮，手法經濟，意象鮮明，神韻充足。

「參差集」是他的第一個諷刺詩集，這是一個令人因有更熱切的期待的開端。



差 集 淳于汾著

編・新社文藝編委會

督印：孟毅

行・教 育 出 版 社

新加坡歐南園第 19座177A

業務經理：陳德復

刷・文化印務公司

版・一九七〇年九月

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1.00